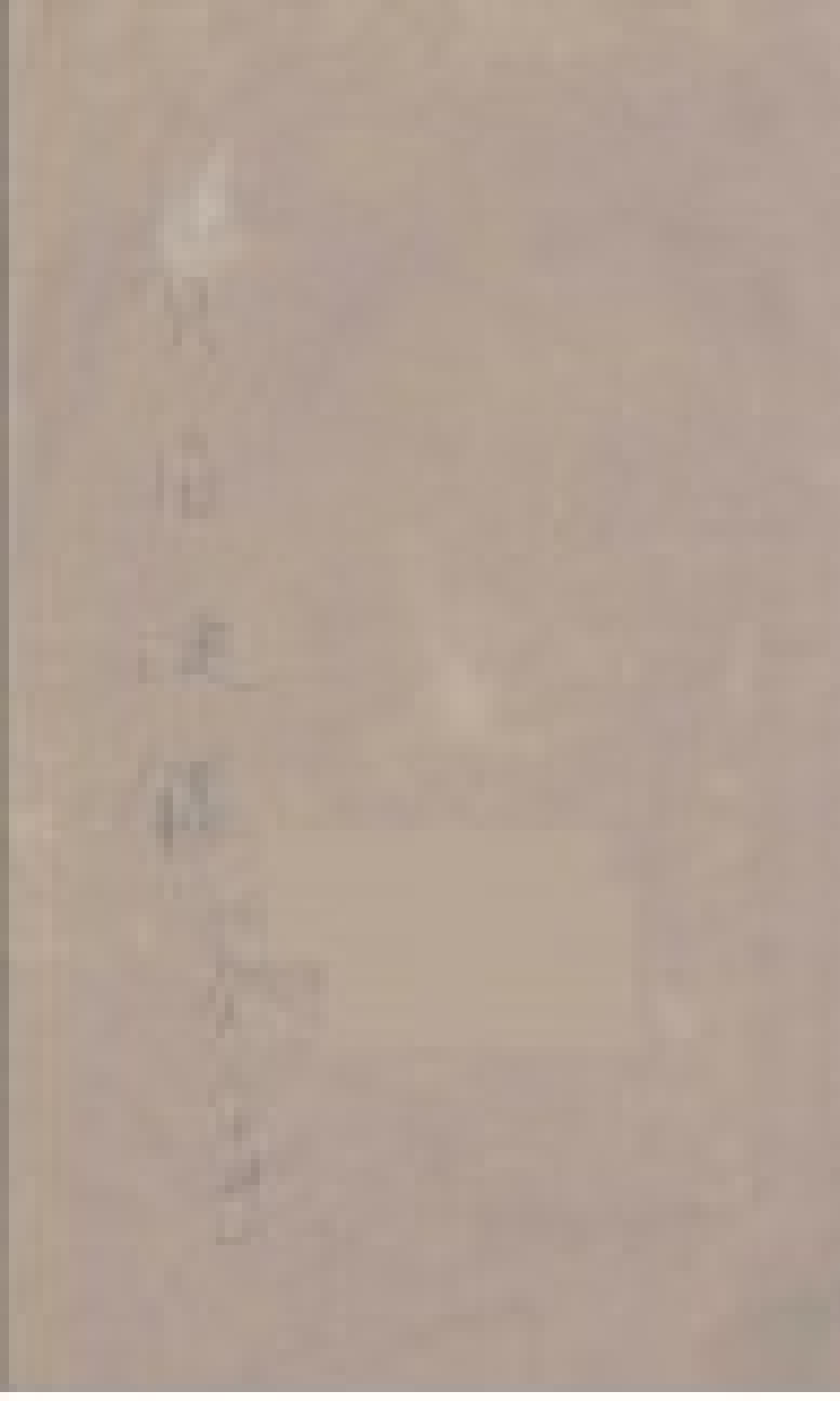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翰學朝散公諫議知制誥兼侍讀提舉忠壽觀事兼集賢院護軍內郡國侯食王戶

賜鑒囊臣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漢紀二十二

起署維赤奮若盡
著雍閹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石顯遷長信中太

僕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

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痛

不食道死諸所交結以顯爲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

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司隸校

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漁御史大夫譚知羅等黷權擅

執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爲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爲河間王有星孛于營室赦天下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爲安成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

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
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
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異於是大將軍鳳
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

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殆吏
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
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譴呵及細微責義
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
於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
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
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

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
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及紫壇僞
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及陳寶祠皆從匡衡之請也辛
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耐罪徒減
天下賦錢筭四十 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爲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后
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
霍氏之辜故選嘉女以配太子 上自爲太子時以好
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

軍令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拔能爲萬世大鑒夫少戒之在色小

卞之作可爲寒心唯將軍常以爲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灋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長女顗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小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顗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顗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鬪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

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臯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左賢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爲湏卜居次小女爲當于居次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徙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

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
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
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
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 上欲專委任王鳳八月策
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 張譚坐選舉不
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
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皆以爲後
宮女寵大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越雋山崩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

以上免爲庶人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累二 罷中書
宦官初置尚書貲五人 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
王商爲丞相 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
對策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
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爲臣妾比無薰
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
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無
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
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
無毛髮之辜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

聽曖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母論年齒推瀆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爲光祿大夫 夏四月雨雪 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先是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

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憤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旣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乂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洪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䟽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

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
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
少府張忠爲御史大夫 南山羣盜崩宗等數百人爲
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
以賊數百人在轂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
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爲諫大夫守京
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後拜爲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
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
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
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

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
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
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
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
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
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
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
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
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
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

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
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
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
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會西
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燔
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
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
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
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
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
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瀼曰客倍而主人半然

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
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燔煌歷
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
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兀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
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
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
郎莫府事壹決於湯

河平元年春杜欽薦犍爲王延世於上鳳使塞決河鳳
以延世爲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
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
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夏